

# 跨過烏鞘嶺

洪流 著



# 跨過烏鞘嶺

——



# 跨過烏鞘嶺

洪 流 著  
艾 中 信 繪 圖

工 人 出 版 社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篇文章，都是描寫烏鞘嶺鐵路工程中工人的勞動生活。烏鞘嶺是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工程一個艱鉅的地段，這裏高山深谷，形勢險峻，氣候嚴寒，冰雪積年不化，但是工人們在蘇聯專家的幫助和少數民族兄弟的支援下，終於戰勝了自然界的阻礙，克服了工程上重重的困難，移山填谷，鑿洞築路，把鐵軌鋪過這海拔三千公尺、氣候在零下三十度的烏鞘嶺。

## 跨 過 烏 鞘 嶺

洪 流 著  
艾 中 信 繪 圖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429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55,000字 印張：3 5/16 插頁：5 印數：1—14,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6）三角九分

## 目 錄

在烏鞘嶺上(代序).....	一
水的故事.....	九
一老一少.....	元
我們的政委.....	元
三姊妹.....	元
孫海娃.....	五
一個忘我工作的人.....	六
艾布拉.....	七
牛召勛瑪.....	八
爲了人民的幸福.....	九

## 在烏鞘嶺上(代序)

三年前，我被分配到鐵路部門來工作。我第一次和鐵路工人接觸，是在廣西。那時，我和他們一起在火車輪底下，用蓆子鋪在鋼軌上睡覺。鋼軌被太陽晒得燙人，有時睡不熟，就歪出半個頭來，望着南方邊境上的天空，天上正佈滿着閃眼的星星。我看見釘道工人徹夜趕着把一根根鋼軌向祖國南方邊疆鋪設，心裏感到一種難以抑制的激動。

現在我又到了西北，參加西北鐵路的修建工作，又和三年前同睡在火車輪下的修築來(寶)陸(南關)鐵路的伙伴們相遇了。在這裏，六月降雪，馬牙山上終年都是白色。鋼軌鋪到拔海三千公尺的烏鞘嶺時，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釘道工人睡在篷帳裏，早晨醒來，發覺自己呵出的熱氣在被頭上結成了一層薄薄的冰，一翻身坐起，就聽到一陣索索的聲音，凍了冰的被子也隨着豎立起來。

在這裏，「把祖國鐵路修到邊疆去！」成爲每個員工的驕傲和榮譽。

每天一早醒來，從玻璃窗望出去，望着滿山頭閃爍着的點點燈光，在我眼前就浮現

出一張張熟識的臉：有的是我在廣西時就認識了的；有的是在修天蘭鐵路時熟識的；有些是修蘭新鐵路（即現在的「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時新相識的。這裏有紅軍時代的老幹部，有縣委書記，有區長，有在朝鮮立過功的英雄，有翻身農婦，有十六七歲的少年……這些人，我不知該用什麼話來說起他們，他們對祖國的愛表現在每一件細小的工作上。

我和起重工人田樹林談過心。他是克服了修蘭新鐵路的頭一道困難——修築蘇聯專家幫助設計的黃河便橋的人們中的一個。他是一個青年工人，瘦長個子，兩眼炯炯有神，說話喜歡用手比劃。他揮了一下手，像要把一些困難輕輕按下去似的，說：「我們在黃河急流上架鋼絲繩的時候，水流很急，翻了船，七個人被水沖走一公里遠。我們被救起來，衣服快凍成冰了，身子在哆嗦。但我想到了黃河上要是沒有這條橋，修路的大批材料怎麼往西運呢！我就覺得好像全國人民的眼睛都在朝我們看，不知怎的我身子就有了力量。我們換了衣服又馬上去工作，一直做到把鋼絲繩架好。」這個很樸素的青年工人的話，說出了許多架橋工人能够提前完成艱鉅的黃河便橋架設工程的原因。

莊浪河大橋是一九五三年四月開工的又一個艱鉅工程。那時，莊浪河兩岸遍山遍野積着白雪，偶爾有一兩朵鮮艷的野花，頑強地從雪已融解了的地方長出來，在陽光下閃

着笑眼，把春的氣息帶到積雪的工地。我們那些被風吹日晒得臉發紅的修路工人，在下班後回宿舍去的路上，總喜歡摘下幾朵花帶回去。在管轄莊浪河大橋工程的永登工程段轄區裏，我遇到我們在修築天蘭鐵路時打過交道的一個回民小隊長，他的祖母已一百一十多歲，家住在紅軍長征時經過的六盤山上。老祖母常叫人寫信給他，告訴他家裏經過土地改革後翻身的情形，要他加油幹。修橋工人常常接到這樣的家信。從廣西、湖南、河北來的許多家信中，有的還附來了老年人用粗毛筆畫的新農村의 漫畫，要他們看了這畫更好地建設祖國。有一個青年推土機手的老父親，親自從河北來工地鼓勵兒子早日修通蘭新鐵路，糾正了他那一度想回家當農民的兒子的落後思想，成爲工作中的積極分子。

莊浪河橋挖橋基的工程，曾遇到過很大的困難。從春天到夏天，朝陽山頭的積雪融化了，雪水四面八方匯成一股洪流奔向莊浪河。橋基浸在深水中；橋基下面的沙層冒出地下水，橋基的水更不容易抽乾。鐵道部第一工程局的領導人便集中大批抽水機來支援，每一個橋基四周，擺滿了十四台抽水機。這些過去戰勝了黃河急流的橋梁工人，從中國各個省份匯集攏來的翻身農民，說着不同的方言，却懷着一個共同的信念：「我們要戰勝山洪！」。雪水很冷，爲了禦寒，他們喝了燒酒，臉上的青筋突突地跳動，日夜不



停地抽水，達到了每分鐘抽出八千加侖的水量，使橋基免於被洪水淹沒。

莊浪河橋夾在兩座高山的中間。天一陰，風沙一陣陣從長城外颯來，吹黃了半邊天，飛揚的沙土像針一樣地刺臉。太陽一出來，天氣又突然熱起來，雪水融化得更猛，橋基的水更加上漲了，一些休班的工人就自動地來幫助。工長王長生、王儒先創造了「橋梁模型成品整體安裝法」的先進經驗，這才保證了大橋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四日勝利完工。當工人們看見架橋機像一隻征服河流的巨獸，爬上他們親手築成的鋼筋水泥的高橋墩時，他們齊聲歡呼起來。那些過去曾經親手將鋼軌鋪設在祖國南方邊疆上的釘道工人，又迎着塞外吹來的大風沙，把一根根的鋼軌鋪過大橋，鋪過長城的缺口，向烏鞘嶺東麓鋪去。

冬天，烏鞘嶺被白雪裝扮成一片耀眼的銀色。在這裏，有二百多台機器在日夜不停地開動，要鑿通一條長達二華里的隧道。這裏土質複雜，最鬆的土質自己會嘩嘩地坍下來，有的地方還往外冒泉水；一旦碰到堅石，連鋼釘子也會給弄彎。遇到膠土，鋼釘子粘住了抽不出來。工人們想法把釘子燒紅，烤乾膠土水分。任化榮小組又創造了「隧道安全開挖法」，克服了這些困難。

通紅的太陽從峯巒起伏的銀色的馬牙雪山上升起，直射到隧道天井的木架子上。這裏的工人我在天蘭鐵路十里山隧道工地上遇見過。那時正是陽曆八月天氣，工人們赤着

上身，紅褐色的皮膚上汗水直流。他們的妻子也參加打碎石的工作，嬰兒裹着父親脫下來的衣服，酣睡在挑土筐裏，土筐上面還撐了一把把的洋傘。如今在烏鞘嶺上重逢時，這些嬰孩已經呀呀學語了。

烏鞘嶺大沙溝機械築路工程隊的工地，是一幅雄偉壯觀的大規模機械築路的圖畫。幾十部推土機轟隆隆地來往在山野上，五六部推土機擺成一字形並排前進，五六塊刀片連成一片耀眼的大鋼刀。有時黃風突然從戈壁灘外襲來，工地上立即霧氣騰騰，把太陽遮住了，風的呼嘯聲和馬達聲爭勝。那些坐在沒有裝好駕駛室的駕駛台上的推土機手們，迎着如刀刺一般的寒風，開足了馬達。在這裏，代替古時候的「塞外笳聲」的，是播音器廣播的生產競賽的鼓動宣傳。無數支照明燈放射出強烈的光，把工地照得像白天一樣。馬達聲震動山谷，跑過了祖國許多省份的邊疆建設者們，在凍土工地上，日夜不息地輪換工作着。

就在這個工地上，新中國第一個女推土機手傳授的女學徒們已經能夠單獨駕駛推土機了。她們車子達到一千五百小時的安全運轉。相鄰的修理小隊的拱型工棚裏，機械領工員黃善法調整了噴油器，使機器力量加大。在電焊工棚裏，青年電焊工想出了「電焊軌鍊雙龍頭同時進行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你如果同時參觀各個工地，你會得到一個

印象：「這個大家庭工作得多麼和諧、多麼快樂呵！」

這裏的土方工程要挖下去八九丈深，有的地方又需要填土十四丈高。一個計算了土方的工程師興奮地告訴我：在烏鞘嶺做的總土方數量，可以鋪一條一公尺高三公尺寬的路基直鋪到北京。「打通蘭新鐵路的第一關——烏鞘嶺！」這思想鼓舞着在烏鞘嶺上日日夜夜工作着的人們。

沿着新修的鐵路綫，樹木種植起來；地下的無限豐富的礦藏，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勘探。沿着萬里長城的荒涼的地區，現在出現了繁榮的天祝藏族自治區。新年和春節，火車從廣東運來了香蕉、廣柑和菠蘿蜜，也運來了青島、漢口的鮮魚蝦，蘭州的百合，上海的花細布。自治區人民政府還正在計劃購買發電機，將來當地少數民族兄弟們的屋子裏也要安上電燈。自治區民主婦聯主任馬才郎錯會興奮地對我說：「火車現在通到我們這裏來了，那是毛主席的大陽照到我們草地，我們過去沒吃過沒用過的東西，都由火車給運來了。」天祝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庭（藏族）在慶祝蘭新鐵路鋪軌到安遠驛時說：「蘭新鐵路還只通車到打柴溝時（靠近烏鞘嶺東麓），天祝的市面就繁榮起來，火車運來了大批的布疋，運出了許多皮毛、藥材。札西綉龍草灘八十九戶牧民，解放前，有時連「糌粑」（炒麵）還吃不到，解放後，由於畜牧業生產的發展，火車運輸的

方便，差不多都吃到白麵和好茶了，每人能買到便宜的布疋縫新衣裳了……」七月十日，火車已替永昌縣焦家莊拖拉機站的建站籌備機構運來了兩部鍊輪式的拖拉機（運到打柴溝），這兩部機器通過代耕合同，在一九五四年內為焦家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翻了秋地二千畝！火車為玉門油礦局運的石油的數字，那更是巨大了，打柴溝的石油轉運站最近就要遷移到古浪縣了。

在克服這個「跨過烏鞘嶺」的困難中，偉大無私的蘇聯專家給予了我們莫大的幫助，幫助我們設計黃河木便橋，又介紹了先進的後方工廠基地洋灰成品製造法，解決了無水區打混凝土的困難，介紹了架橋機加快橋梁安裝速度法，節省了勞動力；告訴了我們冬季施工的先進方法，解決了冬季窩工問題……

藏族人民會自動地為烏鞘嶺隧道西峒口一帶修了汽車便道。當烏鞘嶺大隧道於五月二十九日提前竣工，大沙溝填土工程於五月三十日提前一個月竣工時，藏、回族人民都趕到工地來慰問修路工人，他們像親兄弟一樣緊緊地握手。

這條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在我國境內的路綫約長二千八百公里，它要翻過幾道分水嶺，經過地震、翻漿地帶，經過缺水的大小草灘、戈壁灘。「跨過烏鞘嶺」還僅僅是克服了許多困難中的頭一個困難，在我們的前面還有許多更艱苦也更光榮

的任務。正如一個廣西工人對我說過的那樣：「我們還剛剛跨過烏鞘嶺，我們更要更快地修到玉門，修到新疆！祖國人民的眼睛都在望着我們呀！」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精神煥發，臉上笑得像孩子那樣天真，他感到參加這項修路工作是光榮，是幸福。我彷彿聽到一個巨大的聲音響徹在人羣裏：「我們是爲着創造自己的幸福，也是爲着創造別人的幸福在勞動！」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於蘭州

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工地

## 水的故事

金漿河封凍了。

天色漸漸暗下來，河上升起了濃霧，馬牙雪山在大霧裏若隱若現，一片片灰黃色的、紫色的、黑色的雲陰沉沉地爬上天空。天和山的界綫不明白了，金漿河成了一條白綫，伸展到無限遠。

烏鞘嶺大隧道工地上的電燈突然亮起來，一排排工人住宅的煙囪冒出微弱的炊煙。可是，大伙房的煙囪上還沒有冒煙。

烏鞘嶺上缺水已經好幾天了，工人眷屬到山的背陰處去弄來一盆雪，化成半盆雪水，一家四五口人勉強有了煮飯的水，已經幾天不洗臉了。

這天，大伙房炊事員担着水桶到儲水池旁一瞧，連底腳水都給機器房刮走了。

「煮晚飯的水呢？」炊事員驚愣住了。

工地水車已增加到兩部了，可是巨大的水車裏裏外外結了厚冰，水箱的儲水量被突

然擠小了，走了十幾里地，運回一趟，只流出幾點渾濁的眼淚一樣的水，後來水箱索性凍成冰箱了。

「水！」「水！」在海拔三千公尺的烏鞘嶺上，嚴寒封鎖了金漿河，封鎖了水車、機器，封鎖了工地儲水池，也封鎖了大伙房的煙囪。

隧道工人正在地下面開挖，導坑馬上要通了，現在却要因為缺水停工了。

「水！」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工人、幹部們的腦子裏盤旋着。

從機械聯隊開出一輛大卡車，青年司機徐華林和徒弟小汪，對正在愁缺水的人們揮揮手，打着招呼：

「運冰去了，化冰水吃呀！」

焦急的人心頭突然鬆動起來，有人追在卡車後面跑，大聲喊道：

「這主意不賴呵，多多地運回來呀！」

但是，沒有回答。卡車巨大的車輪飛轉着，在急轉彎的山道上，顛簸了一下，消失了。後面跟上來兩三輛卡車向金漿河馳去。車子載着幾十個自願去打冰的青年工人，有的人穿着鬆大、油污的帆布工作服、長膠皮靴，頭戴柳條帽，一看就知道是剛出峒子來

的。他們在車子上唱着歌，彷彿是一個合唱團。

汽車一到金漿河，小伙子們從汽車上跳下來，會「打味溜」的人一個箭步溜到冰河上去，身子低低地彎下來，兩隻腳飛快地在冰上滑了一圈，然後舞起長嘴鋤，向冰厚的地方重重地揮去；另一些人把碎冰用鏟子鏟到竹筐子裏。

司機助手小汪嫌筐子不夠勁，身子一彎，把一尺半寬的大冰塊扛到肩上，彎着腰向汽車跑去。

徐華林正在揮鋤頭掘冰，冰渣子濺了他一臉，像許多小鐵彈子打到臉上……

「咚——咚——」冰裂了，河面上出現了一個洞，下面河水在潺潺地流着。他一見這活潑的水，就俯身到冰上，用手掏了一點水喝了，覺得還不過癮，索性用兩隻大手去捧。水透涼、甘甜。在強烈的冰雪反光下，他眯起眼睛，笑了。

汽車已裝滿了冰，徐華林招呼一聲徒弟：

「小汪，走！」

他自己又揹起了一塊大冰，把長嘴鋤交給旁人，跨着大步子朝自己的汽車走去。卸了冰，他一縱身，坐在司機室裏，把汽車馬達發動了。小汪已坐在他旁邊。小汪的圓臉



漲得通紅。他想起來，他這徒弟白天剛收到未婚妻的來信，要他回安徽去結婚。他瞧了小汪一眼，問：

「心裏高興吧？陽曆年回家結婚？」

小汪的臉更紅起來，看了徐師傅一眼：

「呃，你這個人，真是……」

汽車載着滿滿的冰鳴嘟嘟地開走了。

小汪站在半山腰的一塊大岩石上，唱着：

頭等事情，頭等事情，就是坐飛機呀！

大妹子，大妹子，你再等我三年……

他嘴裏唱着，眼前彷彿看見了一個梳兩根長辮子的姑娘，低着頭在怨恨他：「小鳥兒也有個窠呀，你這個大傻瓜！」那辮子突然地剪去了，像最近寄給他的那張照片，頭髮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脖子上圍一條紅毛繩圍巾，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三年呀，好